

王雲五主編

中庸今註今譯

宋天正註譯
楊亮功校訂

卷之五

卷之五

卷之五

宋天正註譯
楊亮功校訂
王雲五主編

中庸
今註
今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版

中庸今註今譯

一冊

定價新臺幣二十四元正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註譯者

宋

天

正

校訂者

楊

亮

功

主編者

王

雲

五

發行者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股份有限公司

有限

印刷及
發行所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股份有限公司

有限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編纂古籍今註今譯序

由於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，古代文字原爲通俗者，在今日頗多不可解。以故，讀古書者，尤以在具有數千年文化之我國中，往往苦其文義之難通。余爲協助現代青年對古書之閱讀，在距今四十餘年前，曾爲本館創編學生國學叢書數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；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實敢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；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，略舉大凡；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；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；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列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五代；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；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；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；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；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註釋；古籍異釋紛如，卽采其較長者。

Bu 6165/10 09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。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然而此一叢書，僅各選輯全書之若干片段，猶之嘗其一脔，而未窺全豹。及民國五十三年，余謝政後重主本館，適國立編譯館有今註黃治通鑑之編纂，甫出版三冊，以經費及流通兩方面，均有借助於出版家之必要。商之於余，以其係就全書詳註，足以彌補余四十年前編纂學生國學叢書之闕，遂予接受；甫歲餘，而全書十有五冊，千餘萬言，已全部問世矣。

余又以今註黃治通鑑，雖較學生國學叢書已進一步，然因若干古籍，文義晦澀，今註以外，能有今譯，則相互爲用，今註可明個別意義，今譯更有助於通達大體，寧非更進一步歟？

幾經考慮，乃於五十六年秋決定編纂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，暫定十種，其書名及白文字數如左。

詩	經	三九一二四字
尚	書	二五七〇〇字
周	易	二四二〇七字
周	禮	四五八〇六字
禮	記	九九〇二〇字
春秋左氏傳		一九六八四五字
大學		一七四七字

中庸 三五四五字

論語 一二七〇〇字

孟子 三四六八五字

以上共白文四八三三七九字

二、今註仿資治通鑑今註體例，除對單字詞語詳加註釋外，地名必註今名，年份兼註公元，衣冠文物莫不詳釋，必要時並附古今比較地圖與衣冠文物圖案。

三、全書白文四十七萬餘字，今註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，今譯等於白文百分之一百三十，合計白文連註譯約爲一百四十餘萬言。

四、各書按其分量及難易，分別定期於半年內，一年內或一年半內繳清全稿。

五、各書除付稿費外，倘銷數超過二千部者，所有超出之部數，均加送版稅百分之十。

稍後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制定工作實施計劃，余以古籍之有待於今註今譯者，不限於經部，且此種艱巨工作，不宜由獨一出版家擔任，因即本此原則，向推行委員會建議，幸承接納，經於工作計劃中加入古籍今註今譯一項，並由其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決議，選定第一期應行今註今譯之古籍約三十種，除本館已先後擔任經部十種及子部二種外，徵求各出版家分別擔任。深盼群起共鳴，一集告成，二集繼之，則於復興中華文化，定有相當貢獻。

本館所任之古籍今註今譯十有二種，經慎重選專家定約從事，閱時最久者將及二年，較短者不下一年，則以屬稿諸君，無不敬恭將事，求備求詳；迄今祇有尙書及禮記二種繳稿，所有註譯字數，均超出原預算

甚多，以禮記一書言，竟超過倍數以上。茲當第一種之尙書今註今譯排印完成，問世有日，隨述緣起及經過如右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王雲五

凡例

- 一、本書係以通行朱子章句本爲據，章內再按文意分段，以便閱讀。
- 二、本書注釋，力求簡明，大體係依朱注，酌採他家之說以爲補正。
- 三、本書主旨，在協助青年閱讀古籍，曉其大意，故儘量減免繁瑣之考證。
- 四、蔣總統闡發中庸要義之精闢言論，亦擇要引錄，俾青年讀者能明瞭中庸一書的時代意義。
- 五、本書譯文，係以照原文直譯爲原則，但有時爲使文意暢達，亦酌予增益。

中庸今註今譯

○子程子①曰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；中者、天下之正道，庸者、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②，子思③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筆之於書，以授孟子④。其書始言一理，中散爲萬事，末復合爲一理。放之則彌⑤六合⑥，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矣。」

【今註】

○中庸，本爲小戴禮記中的一篇。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有中庸說，隋書經籍志有梁武帝中庸講義，可知中庸早有單行本。宋儒特別加以提倡。南宋時朱熹把它和大學從禮記中取出與論語、孟子合而爲四書，復爲之章句集註。把全書分爲三十三章，每章內容皆加以扼要的闡明。使讀者獲有系統的觀念。按中庸一書作者，向來說是孔子孫子思（名伋），見史記孔子世家。後世亦有人對此發生疑問者，然無從舉出實據。

○程子名頤，字正叔，洛陽人，宋朝大儒，世稱伊川先生。其學本於誠，主於窮理，從學者甚衆。

③心法：本是佛家語，以心相印證者曰心法。程子襲用此語，即說明此乃口授心得之法，非筆墨所能盡傳者。

④子思：孔子孫，名伋，子思其字也。受學於曾子，嘗爲魯繆公師，繼孔子之傳，作子思二十三篇。

⑤孟子：戰國時鄭人，名軻，字子與（一說子車），受業子思之門（一說受業子思之門人），與萬章之徒，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

⑥彌，音迷（ㄇㄧˊ），偏也，滿也。

⑦六合：謂天地四方。

【今譯】

程子說：「不偏於一方的（或理之一邊的）叫做中，不改變的叫做庸。中的意義是天下的正道。庸的意義是天下的定理。這一篇中庸是孔門傳授的心得要法，子思恐怕年代久了傳授會有差誤，所以把它寫錄成書，傳授給孟子。這本書開始祇說一個道理，中間分開爲萬般事體，最後又合攏來歸結到一個道理上。這個道理，放開來可以彌被六合，收起來可以歸藏在隱密的方寸之內。它的意味是無窮盡的，都是實實在在的學問。善於讀書的人仔細推求自然會有心得，就是一生用它也是用不完的了。」

天命之謂性①，率性之謂道②，修道之謂教③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④離⑤也；可離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⑥乎隱⑦，莫顯乎微⑧，故君子慎其獨⑨也。

喜怒哀樂④之未發，謂之中⑤；發而皆中節⑥，謂之和⑦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⑧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⑨也。致⑩中和，天地位⑪焉，萬物育⑫焉。

【今註】

④天命之謂性：朱注：「命，猶令也。性，即理也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，氣以成形，而理亦賦焉，猶命令也。於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賦之理，以爲健順五常之德，所謂性也。」按這一句意謂：人的本性是天所賦予的。就是說宇宙萬物的性，都是自然而有的，此即天性；此天性中有其自然之理，亦即是天理，故朱子說：「性，即理也。」

⑤率性之謂道：朱註：「率，循也。道，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則其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各有當行之路，是則所謂道也。」按這一句意謂：遵循人性之自然，使其對於日用事物，皆能合於當然的規範，就是人生的大道。就是說能遵循天賦之性，亦即是合乎自然之理，這就是人生的當行之路。

⑥修道之謂教：朱注：「修，品節之也。性道雖同，而氣稟或異，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，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，則謂之教。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。」按這一句意謂：聖人的教化原就是遵循人性以修明人道。由於天賦的自然之性與當行之道，雖然相同，但各人氣稟或有差異，自不能無過與不及的行爲，因此聖人施行教化，是要修正、統一這些過與不及的差別，使之合於天性的自然與天理的當然的行爲，而建立禮樂刑政等四教。蔣總統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

道，修道之謂教」三句，是中庸全書的綱要，對此有極其精要的闡發。現在節錄其說明於次：「這三句是一氣相承的，乃是中庸全書的綱要，而中間「率性之謂道」一句爲承接上下兩句之樞紐。「率性」不應作任性解，而率是循的意思，率性就是循其性，亦就是順應天理，所謂「道」就不外乎順應着人本身之天性而已。玩索這開章的首三句，可以了解天性與人性本是一體，率循這個天性，則日用事物之間，便莫不各有至當不易之理，此即所謂「道」。故能修明這一個本乎天性的道理，或是指正不合乎道理或不合乎天性之事物，而使之合乎道，合乎理，這就是所謂「教」。至於「天命之謂性」的意義，依我看只是平平實實照字面講，「天命」就是宇宙自然推演無盡之生命。我故曰：「生命的意義，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」，亦就是這個道理。這所謂宇宙自然無盡之生命，乃是天所賦予人類萬物的。故這天命之命，亦可作賦予之意來解釋，因之所謂天命，就其本體言，就是天性。而其對於宇宙萬物的功用言，乃是自然運行的天理。現在再說「率性之謂道」的意義。中庸說：「道不遠人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」蓋人道天道，本是一體，即人即道，道與人之間本沒有絲毫間隔，所以說「反求諸身而自得之」，就是說道即在你本身的內心，只要你能夠自反於心，其道就能自得了。人之性即天性，亦即自然之理，如違反自然之理，就是反乎人道，拂乎人性，其人必敗，其國必亡，有人性與無人性，即國家興亡所由判，所以大學說：「拂人之性，災必逮乎身。」總之，我們復興國家，就要把自己汨沒的人性與仁德修明起來，恢復轉來，如此則道亦就在其中了，這就是「率性之謂道」的所在。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勉強的工夫，因爲天命天性與天道人道，本是一貫的，所謂修道，實在即求合乎自然之理。無論何事何物必有此理存乎其間，能

研究此理而求合之，一切事業未有不成功的，大學所謂即物窮理的工夫，我們做將領的不可不知，尤其是中庸所講天命天道與人性一致之理，我們如能真實領悟，便可成爲合乎天理，循乎人性，堂堂正正，俯仰無愧的一個人。這樣自己立定做人的基礎，再以做人的道理來教導部下，使之成功立業，只要這樣來做，那教育就有把握，這亦就是「修道之謂教」的意義所在。」

④須臾：俄頃，片刻。

⑤離，去聲，音利（カ、リ），去的意義。

⑥見：音現（ト、ヲ），顯也。

⑦隱：暗處。

⑧微：細事。

⑨獨：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。

⑩樂：音洛（カ、レ、ト）。

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：朱注：「喜怒哀樂情也，其未發，則性也。無所偏倚，故謂之中。」

⑫中節：中，去聲，音衆（チュ、ウ、ノ）。中節，合乎節度無過與不及之意。

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：朱注：「發皆中節，情之正也。無所乖戾，故謂之和。」

⑭大本：朱注：「大本者，天命之性。天下之理，皆由此出，道之體也。」

⑮達道：朱注：「達道者，循性之謂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，道之用也。」

⑯致：推而極之也，又「得」也，圓滿達成之義。

⑤位：安其所也。

⑥育：遂其生也。

【今譯】

天所賦予人的氣稟叫做本性，遵循本性去處世做事叫做正道，修明循乎本性的正道，使一切事物都能合於正道，就叫做教化。這個正道，是人們不能片刻離開的，如可以離開那就不是正道了。所以君子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要警戒謹慎，在沒有人聽到的地方要恐懼護持。要知道，最隱暗得看不見的地方，也是最容易發現的。最微細得看不見的事物也是最容易顯露的。因此，君子要特別謹慎一個人獨居的時候了。

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發動的時候，心是平靜的，無所偏倚的，這就叫做中，如果情感發了出來都能合乎節度，沒有過與不及，這就叫做和。中，是天下萬事萬物的大本；和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。人如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極之，圓滿而致得之，那末，天地一切都各安其所，萬物也都各遂其生了。

右第一章，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，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，次言存養省察之要，終言聖神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，反求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誘之私，而充其本然之善，楊氏○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其下十章，蓋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終此章之義。

【今註】

○楊氏：即楊時，字中立，宋將樂人。先後受業於程顥、程頤。朱熹、張栻之學，其源皆出於楊氏。晚隱龜山，學者稱龜山先生。著有二程粹言、龜山集。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：右邊一段是第一章，子思傳述孔子的意思以作中庸。首先說明道的本原是出於天而不可加以改變的，而實際上道體是具備在我們自身，不可離開，其次說明「存養省察」工夫的大要，最後說到「聖神功化」的極致。這不外乎想要做學問的人，反過來求諸自己而悟出它的道理。祛除那由外界引誘而生的私慾，把那原出於天的本然的善性充實起來。這就是楊時先生所說：這一章是中庸一書裏的綱領。以下十章，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話，來完成這一章的義旨的。

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^㉑，小人反中庸^㉒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

【今註】

○仲尼：孔子名丘，字仲尼。春秋時魯國昌平鄉鄆邑（今山東曲阜縣）人。父叔梁紇，母顏氏徵在。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，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。（西元前五五一—四七九）生有聖德，學無常師。爲魯司空，又爲大司寇，攝行相事，誅少正卯，魯國大治。其後周遊列國十三年，不見用。年六十八

，返魯，刪詩、書，訂禮、樂，贊周易，作春秋，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後世稱至聖先師。

◎中庸：朱註：「中庸者，不偏不倚，無過不及，而平常之理，乃天命所當然，精微之極微也。」

◎君子中庸：朱註：「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，以其有君子之德，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。」

◎小人反中庸：朱註：「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，以其有小人之心，而又無所忌憚也。」

【今譯】

孔子說：「君子的所作所爲都合乎中庸的道理，小人的所作所爲都違反中庸的道理。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的道理，因爲君子能隨時居于中道，無過與不及；小人之所以違反中庸的道理，因爲小人不知此理，不生戒慎恐懼的心，而無所不爲。」

右第二章

【今譯】

（朱子說）右邊一段是第二章。

子曰：「中庸其至○矣乎！民鮮○能久矣。」

【今註】

○至：猶言至善至美。